

凤凰文库
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Thought | 未来的形而上学

[美] 爱莲心 著

余日昌 译

A Metaphysics for the Future

Robert Elliott Allinson

江苏人民出版社

B08/1
20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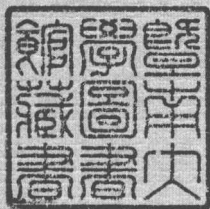
阅 览



凤凰文库
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Thought | 未来的形而上学

[美] 爱莲心 著
余日昌 译



A Metaphysics for the Future

Robert Elliott Allinson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来的形而上学/(美)爱莲心(Allinson, R. E.)

著;余日昌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6

(凤凰文库·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8419-4

I. ①未… II. ①爱… ②余… III. ①形而上学—研究 IV. ①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4648 号

A Metaphysics for the Future

Copyright © Ashgate Publishing 2006

This translation of A Metaphysics for the Futur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5-263

书 名 未来的形而上学

著 者 [美]爱莲心

译 者 余日昌

策 划 编 辑 府建明

责 任 编 辑 朱晓莹 石 路

装 帧 设 计 陈 契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 4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8419-4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献给伊莲娜——她赋予我感性的活力

我非常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为本项研究提供的“副校长特别基金”资助,这是我完成本书的关键动力所在。感谢为本书作出极大贡献的宽厚仁慈的耶鲁大学克拉克荣誉哲学教授约翰·史密斯教授,感谢名著丛书《当代哲学家文库》的编者利维斯·汉教授,他们极为友善地阅读了本书较早的版本。我还要感谢爱妻伊莲娜,在本书写作期间,她对 my 的信赖始终支撑着我。

译者的话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曾经出版过爱莲心教授的代表作——《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其中，他尝试一种“不对称的相对主义”研究方法来探讨庄子意义上的“心灵转化”过程。

记得二十年前读《庄子》，喝上几口绍兴老酒迷糊起来，半梦半醒解衣磅礴，体贴着心斋与坐忘，心拟着大鹏与蝴蝶，引领着逍遥却虚化着意境。于是便渐渐开始淡去了语言、模糊了是非、忘却了自我、油然了心灵。也许，这就是爱莲心教授希望引《庄子》之趣来阐而述之的那种“心灵转化”。

这样的读法我曾经尝试过几次，其感觉大致相同：我醒着吗？却睁不大双眼；我梦着吗？却读着《庄子》。的确，分不清究竟是我面对《庄子》，还是《庄子》面对我。我当时以为，这就是《庄子》的境界了——一种游行。我所读的《庄子》，是哲学的《庄子》，还是神话的《庄子》？我真的游行于爱莲心教授所说那种“成人神话”当中吗？更有一种感受仿佛如此：如一友所说“哲学是抽象的，但神话却是具体的”，也如另一友所说“哲学是分解的，但神话却是整体的”。

庄子文风取重言、寓言和卮言。重言如禅宗棒喝，让人顿悟。喻

言指桑说槐，让人会意。庄子善举梦境醉意之人，说出一些不合世俗逻辑或情理之言，给你别有洞天的认识，这就是卮言。神话是一种卮言，而哲学就更像一种重言。

“卮”是中国古代一种酒具，它有一个特点：一倒满酒就会倾斜外流。酒后之言一般会说什么？有人酒后吐出真言，有人酒话含糊不清也有另一种解释：之所以酒后发言，为的是能够说出一些不能直说却给人揣度的事情。于是，在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庄子向导一种特别的意义境界——神话隐喻。然而，究竟什么才能被作为可信的标准？那个标准是真实的吗？那样的标准有意义吗？这些依然为庄子所怀疑。如今，英美分析哲学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

同样富于意义趣向的当代哲学，其出现却大大晚于庄子。尽管如此，它却能够通过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形成了两个向度上各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分析哲学关注词语、语句、语言的意义或判断这些意义的可证实性，现象学关注事物、事实和世界的意义本身。分析哲学主张一种客观中立的研究方法，主张摆脱思想家个人因素，强调主客观之间区分，要求结论具有客观确定性或精确性、逻辑性、唯一性和封闭性。现象学研究主张主客合一，它将主体放在客体当中不要求主体中立，强调以一种历史方法而不是逻辑与客观的方式去展开哲学研究——分析哲学采用逻辑方法，现象学采用历史方法。因此，现象学研究的结论往往具有历史性或相对性、非确定性、多元性和开放性。参比起来，庄子所推崇那种卮言式的心灵转化过程，更多地近乎于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

爱莲心教授曾经暗示读者：人的认识方式，醒时是绝对主义的，梦中是相对主义的。他似乎认同庄子式如梦般的直觉——即一种非逻辑相对主义认识方式，他相信它能带给人们一种离言离像的意向性。进一步，他又将相对主义分为了“极端的”、“温和的”、“既非相对又不是非相对的”、“既相对又非相对的”、“既非绝对又非相对的”和

“不对称的”六种。爱莲心教授认为,《庄子》的认识论属于一种“醒”多于“梦”的“不对称相对主义”。

爱莲心教授赞赏卮言。因为卮言是一种自然无心之言、半梦半醒之语。它更像现象学话语。庄子并不主张人们有意识地站在某一个角度或定义、前提假设中去发表什么判断,而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像倒酒那样随意倒,倒满后就任其随便流。

爱莲心教授也曾将酒后之语比作卮音。卮音如鸟之鸣声,会意鸟语需依赖于直觉,如赤子之心体会成人话语。直觉常伴于赤子之心,能够轻易回避经验主义。因此,《庄子》主张怀以“赤子之心”来与“道”的境界相通。赤子之心更多地愿意接受隐喻,比起说教来,隐喻更能接近“理解”而远离“概念”。所以,他认为《庄子》将人的认识方式引回到一种“前概念水平”,这种观点具有一定道理——即在“前概念水平”上,人们将能够获得更多的“隐喻”信息,会意得更多。在这样的基础上,爱莲心教授将人的心灵和外部的信息分为主客两端,并且通过隐喻来联系两者,所以尚未完全离开分析。

庄子式的人的自我转化需要依靠直觉来激活。直觉存在于半醒半梦之间,存在于人心深处。爱莲心教授认为,《庄子》带着神话气质的“卮言”者往往怀童真心灵、游行于梦醒之间,因此可将怀疑的成分降至最低,从而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分析。

·全然的神话隐喻是具体、整体的,而不是分析的。显然,爱莲心教授认同或接受庄子那种近乎于而非全然神话隐喻的思维模式或心灵转化方式,以至于他通过《未来的形而上学》一书,进一步去尝试庄子式研究方式的学术实践——即选择从哲学旨趣与“不对称相对主义”相近的现象学方法入手,来分析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未来走向。因此,读者可以读出:沿着现象学的“回到事物本身”之路径,进而走向“不对称相对主义”的“回到意义本身”之路径,便是爱莲心教授想指出的一条未来形而上学之路。

从行文上看,爱莲心教授的文风很像卮言。他的不少观点表述会采用神话隐喻般的方式——非符号、非正常、非标准、非经验、非价值,却有着清晰的暗示。在《庄子》看来,这正是神话隐喻的特点之一,即不能也不去将事情及其意义说清——一旦说清就会形成“概念”,人们就会因此丢失宝贵的直觉。因此,《未来的形而上学》显然希望读者能够沿着现象学路径起步,一开始怀以赤子之心,忘记定义与概念,忘记体系与标签,最终沿着不对称相对主义道路走下去。

《未来的形而上学》的表述方式与其内容,带有承继庄子之风的明显痕迹。受《庄子》启发,爱莲心教授显然推崇“超越”——超越于绝对与相对之间、超越于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上,似乎正在探索如何通过他的“不对称相对主义”去连接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从而构建他的“未来的形而上学”。在我看来,这应该就是爱莲心教授写作本书的初衷之一。

当然,尽管我以为爱莲心教授通过本书努力尝试一种“不对称相对主义”研究方法,我也不否认利维斯·汉教授对本书的评语,即:“爱莲心教授的著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借助新的现象学视角、讨论哲学合法性的鲜明方法和独特模式,以及对东西方哲学的非凡驾驭,爱莲心教授展现了自己大胆而富有想象力与挑战性的哲学体系。”

毕竟,我们的确无需给爱莲心教授的这本著作打上它自身以外属于别的什么主义、体系或定义的标记。这,也是他本人所极力反对的。

余日昌

2012年5月20日

伴以极大活力和跳跃性闯触的

前言 哲学的一种合法性

xiii

本书不但给出了一种崭新的哲学观念表达方式,而且在维护自身合法独立权利方面,如同一门古老学科那样是一部哲学的“自辩书”。在渐渐苍白的 20 世纪,这种“自辩”会因为谈论哲学的终结而变得时髦起来。1986 年整整一期的美国哲学学会期刊《纪要》(*Proceedings*)竟被用来强调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还能存活下去吗?1994 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文学期刊《主题十一》(*Thesis Eleven*)的第 37 期也是整整一期冠以一个充满悖论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哲学之后的哲学”。由此在哲学死亡之后的今天,“哲学复生”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油然地升腾了起来。对于这种现象,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在 1991 年写过一部回顾性的(有关哲学的)研究成果,名为《激进神教的庄严及其没落时代》。

哲学正在过度地关注自身,哲学家们却垂着双臂绕圈而行,好像他们在阐述一门没有合法名分的学科时被人逮着那样感到羞愧。哲学的规划已经以一种批评性的评价方式被当作问题提了出来,它基于像理查德·罗蒂那样一些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们的著作。罗蒂在他研究生涯后

期全然放弃了证明的必要,转而以文学与诗歌的形式来换取对知识分子的滋养和启蒙。著名德国哲学家卡尔-奥托·埃佩尔(Karl-Otto Apel)在与作者的私下交谈中提出,罗蒂宣称,哲学家应当像普鲁斯特(Proust)那样去写小说。但是罗蒂本人却没有去实践他的这种主张——他至今还没有像普鲁斯特那样去写小说的明显迹象。他是在规劝别人这样做。正如埃佩尔敏锐观察到的那样,普鲁斯特本人并没有去做这样的倡导。

xiv

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表现为一种哲学的舞台,在它上面那些最受欢迎的研究成果是与其他哲学家之间展开的对话或讨论(比如有关伯恩斯坦和罗蒂那些哲学家的几乎是新闻性的评论和对话),这一点抢占了那些具有自身建设性本质的个性化研究成果的风头。这不同于20世纪早期的成果,这种区别值得注意。^①

xxvii

①以问题方式所提供的那些著作类型的杰出例子有:理查德·罗蒂的著作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即《哲学与自然之镜》,牛津: Basil Blackwell, 1983) 和理查德·J. 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的著作 *Philosophical Profiles* (即《哲学的侧像》,牛津: Polity Press, 1986) (后一本书包括了对前一本书的评论,由此提供了一种对于评论进行评论的例子)。罗伯特·兰威利(Robert Neville)评论说:“我们自身时代的局面,不仅表现为已得到很好发展的众多体系正处在一种竞争之中,而且,这样的体系还表现出某种供不应求。”参见 Robert C. Neville 主编的 *New Essays in Metaphysics* (即《有关形而上学的新近随笔》,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p. 254)。

关于“哲学是否走向一个终极”的话题,它的一个综合讨论能反映在肯勒思·贝勒斯(Kenneth Baynes)、詹姆斯·波曼(James Bohman)与托马斯·麦卡锡(Thomas McCarthy)合编的 *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 (即《哲学之后的终极或转换》,剑桥,马萨诸塞和英国伦敦: The MIT Press, 1987)。在未来的几年中将会受到怀疑的是,这些争论也许会被证明与“世界末日”这种持久争论一样荒诞。哲学终极的概念与看上去专注于千禧年的那种“世界末日”的预言一同变得名声显赫起来,这是一种难得的巧合吗? 在霍金-彭诺斯那里,人们能看到传统上那种将哲学看作让人们关注于真理认识之训条的重要性。对于彭罗斯(此人宁愿将自己的思想定位为唯理论[这才是真正的柏拉图哲学])来说,那些被霍金归结为柏拉图哲学的论证,好像构成了他们两人立场之间的差距。参见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与罗格·彭罗斯(Roger Penrose)的著作: *The Nature of Space and Time* (《时空的本质》,普林斯顿: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同时参见文章“*The Nature of Space and Time*”,载于《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1996, p. 49)。(转下页)

在罗蒂和伯恩斯坦的引领下,交谈者们快速地从一位哲学家掠至下一位哲学家,列举出他们的真实境遇并发掘其中的渴望。但是,这些交谈者们并没有为哲学的听众端出自己的菜肴供人品尝。他们也像其他人那样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很大影响。他们已经将对话的艺术提高到了探求真理的新水平。由于缺乏自己所能提供的新真理,哲学家们不免成为了神旨的窃听者和那种乐于谈论过去的知识分子化的饶舌妇。今天的哲学家们(他们还能对自己的这个称号容忍多久?)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的房东与主妇,正在端上过去的冷盘,这些冷食令人难忘地摆放在他们适用于“形而上学洗碗机”的餐具之中。

甚至在哲学性研究成果颇丰的伽达默尔那里,也存在着一种有悖于真理证明并向历史(而非科学)鞠躬的运动,并以此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的极限。如果一个人朝着后现代方向走下去,他就能将上述运动推进得很远,在那里,哲学的角色不仅被限定、被质疑和被鄙视,而且主动地被解构。当下人们不再因为拥有正在受到限定的哲学角色而感到满足了,接下去他们将会因为这个角色被全然地当作一种建设性学科而受到猛烈抨击——这种学科将按照它自身内在的实证标准,来建构一个真理系统。有了后现代主义,人们就可以超越哲学的危机并向它死后(*post-mortem*)运动。

哲学那种低自尊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这一点由康德首先点破,他多次成功地终结了远古时代的纯粹形而上学学科。从那时起,如果人们

(接上页)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本书特征之一的、对哲学困境的描述必然是经过编辑的版本,这样做既是为了避免过度繁冗,又为所需的论证创造了合适的氛围。因此,那些形而上学观点的有效讨论绝不会穷尽;比如,不存在托马斯主义(*Thomism*, 中世纪神学——译者注)或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在 20 世纪托马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它们自己的学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影响此时还没有强有力地影响着那些流行的趋势。除了在较后一个章节里,怀特海的学生、过程哲学家哈慈霍恩在某一个确定的范围内为这种省略做过一些相当重大的讨论之外,怀特海也未曾被讨论过。为了适应论证的那些目的,在接下来进行说明的那些被讨论的内容中,对于所提到的那些观点的讨论将被简略或简化为实用主义的案例。

对形而上学还有一丁点兴趣,那么这也仅仅是在他使用了认识论的肥皂彻底地清洗过自己的双手之后。这种结果导致了两个世纪以来“强迫洗手”这种流行病的发生。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比如马奇(Mach)——建造了20世纪支配着英美哲学那种逻辑实证主义的舞台。逻辑实证主义的遗产至今还是那么明显。在对科学的投怀送抱中,哲学依然被限定去为其他学科进行洗涤或借用其他学科的洗涤剂清洗自己的衣物。

xv 这些推论相当简单,客观性的科学概念已经主宰了真理的舞台,无论以大众的感官体验还是以科学实验的形式,对科学客观性概念的使用总是参照着经验主义辨正的一些形式。在这里,几乎不存在任何一个有可能与真理来源相区别或相抗争的概念。因此,面对多种科学学科正在产生的成果或面对哲学自身十分可怜的成果,哲学已经被限定去担任一个超级评论者的角色,用一种大牌电台新闻主持人的姿态去解读那些被不断更新的媒体所产生、所描述和所观察的科学纪实片。

对于当今哲学困境的简短历史性解释已经呈现在上面了。由于对真理和科学解释模式的限定,哲学看上去像是一件另一个时代的遗物。总之,如果科学垄断着真理的话,那么,哪里才是哲学落脚的地方呢?这里有四种基本的选择可供放在一个比较狭窄的语境中进行讨论。首先,哲学提出了与科学探究相同的真理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哲学成为了科学的穷亲戚。如果哲学也企图阐述和表达一些同样于科学所提出的那种真理,这将是一种十分拙劣的智性选择。哲学与科学之间的竞争将会成为一种福特T型轿车与协和式飞机之间的比赛。很明显,这根本不算竞争。

第二个选择是,哲学所探究的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真理,这是科学方法所不适合或不能达到的。对大多数受过科学训练的大脑来说,这种辨析简直就是一种诅咒,因为它将哲学推回到了一些中古时期先验论形式的角色中,去探索或许正在趋近某一种缺乏任何科学证明迹象的真理。

这是形而上学最糟糕的境地。确实不可能有两种真理同时共存。科学最初产生所针对的正是上述见解。哲学再也不能以自己的权利去声称自己是一个追寻自己那一类真理的学科了。

也许如同已经被声明过的那样,最佳的情形便是哲学在每一个科学学科当中都能具有能动性,但是它们缺乏自我的主体性。这就是第三种选择。也许哲学能成为一种思考的能动性,在一定水准上它与某一个科学学科具有关联性,但是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被单独分离出来的哲学真理,也没有任何能构成哲学学科内容的那些哲学观念的实体了。第三种选择曾经是在 20 世纪所通行的路径。 xvi

如果处在中世纪,哲学曾经像神学的侍女那样卑恭过,那么到了 20 世纪它已经变成了一位科学殿堂中的侍女。哲学将在科学工作结束之后才能介入。的确,是哲学琢亮了科学用以表述真理的语言(当哲学扮演高级侍女时,不正是它最优雅的时刻吗?)。对于那些根据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所生成的各种真理表述,哲学进行了组合并按照“秩序”建造了真理之屋。就 20 世纪的大多数年代而言,在英美分析哲学中第三种选择的这种变化曾经是最后的传说,在这种变化中,哲学穿上了借来的仆女制服,从而携带着一股活跃的气息。

第四种选择是由后现代思潮提出的。这种选择全然地离开了哲学,因此就哲学而言,这种选择完全是一种不真实的选择,它也令人啼笑皆非地将哲学转变成为一条理性的食人鱼,去吞噬那些落入理性之渊的任何东西,其中包括它所假设的自我。后现代主义描绘了一个知识分子同类相食的新高地,其中知识分子在吞噬其他全部理性产品的同时,也吞噬了自己。

在上述这些话转变为哲学葬礼上的演说之前,还有几句最终评论要说。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难题出自康德的成功以及科学的号角。两者之中,一个扮演了“科学之屋清扫者”这种谦卑的角色,另一个则全然地放弃了哲学。

形而上学的体系正在被建成什么样子? 总而言之,无论多么稀少,

总还存在着少量例证,它看上去具有某一种明显的哲学企图,即企图建构哲学自己的真理之屋。胡塞尔、怀特海和哈慈霍恩的观点是什么?在面临当下哲学的形势时,这些都被一带而过了吗?

伴随着哲学家们——胡塞尔却是一个必须区别对待的特殊案例——的难题,便是他们基本属于“前批评”。这些哲学家们都没有在康德的“认识论洗手”中获益,而是直接地埋头于形而上学研究。就他们所有的新主张而言,他们属于前康德主义的唯理论者。为了检验他们独立的真理主张的实际情况,作为一个整体,必须确定其完全的体系是否已经被表达为对实在的相关解释。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接受何种终极假设或假设体系。如果人们启程于那些处理“哈慈霍恩神性”的概念,那么他们也许就无法摆脱某一套固定的结论。就算这些内容差别很大,这难道不是唯理论的完全重复吗?人们想要继续说下去,却如同将新酒装入了旧瓶。

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品质及其富足的精神遗产是什么呢?为什么像皮尔斯(Peirce)、詹姆斯(James)和杜威(Dewey)那样的人物,其影响却没有受到重视?尽管对皮尔斯和詹姆斯这类重要人物需要单独讨论,而这种讨论将超过此处探讨的界线。但就杜威而言,哲学也被认为承担着侍女的角色,其所侍奉的对象即使不是科学,也是借自科学的试验方法概念^①,当哲学不再被规定去为其他学科承担洗涤工作时,哲学也依然

① 只有当人们采用杜威的“哲学的重构”而不是杜威的“作为经验的艺术”时,杜威的参考才是正确的。按照研究杜威其他成就方面的一位著名权威刘易斯·哈恩(Lewis Hahn)的说法,杜威在其早期著作《哲学的重构》中所强调的那种作为手段的科学认识正好与沉思的认识相反。参见刘易斯·哈恩的著作《正在提升的东西方文化互通》,台北:中国现代化基础与未来的议案,第88页。以这样的观点,采用与那些实用主义的反对者们接受这种标签时相同的音量去谈论哈恩的讨论,也是具有启发性的。杜威更倾向于工具主义或经验主义;皮帕(Pepper)与哈恩选择了语境主义;尽管詹姆斯在他那作为一些古老思维方式之新名称的著名短语中顾及了实用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但他还是下决心太晚,以至于不能向实用主义转换,同时皮尔斯选定了“实效主义(pragmaticism)”,因为它是一个足以保护皮尔斯的观点不与那些并不期望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相联系的难以对付的名称。参见《正在提升的东西方文化互通》,第100页。